

鸦鹊叫唤客要来

□项德林

在下川东一带，老百姓每听到喜鹊唧唧喳喳鸣叫，便喜欢说“鸦鹊叫唤客要来”。

喜鹊是有人缘的鸟类，喜欢把巢筑在民宅旁的大树上。我的老家老屋后面田坎上有一棵老柿树，树围需要双臂合抱，多大树龄了没人说得清，就连村里年岁最大的老人也不知道。自我记事时起，老柿树上就筑有鸟巢。三五只喜鹊以老柿树为家园，快乐地生活着。每到晌午，当老屋的炊烟袅袅升起，喜鹊们围着老柿树翻飞，或踮着脚立于巢沿，欢快的鸣叫声开始奏响，“喳喳-喳喳”，声音穿云破空，高亢、婉转又漂亮。

鸦鹊叫唤客要来，汇集了贵客临门的希望，更寄寓了好

事临近的期冀。少时最喜欢家里来客，来客了便不会遭受父母的呵斥，不会被父母撵到地里干农活儿，而且还少不了大快朵颐一顿。每当喜鹊在柿树上唧唧喳喳叫得无比欢乐的时候，我便飞也似地跑到奶奶跟前大声嚷嚷起来：“奶奶奶奶，鸦鹊在叫唤了，要来客了，要来客了，快点洗一节腊肉。”奶奶一句“要得嘛”，佝偻着身子搭个板凳踮起脚尖，从灶台上方挂着的腊肉上割下一小节来。然而，终究是没有等到来客，腊肉散发出来的浓烈香味却已经弥漫了整个院子，一直飘散到老柿树下。

后来，我到外地求学、工作、安家。难得回一次老家，鸦鹊依然喳喳叫。奶奶总是端坐

在老柿树下，眼巴巴地望着我要路过的那个垭口，等我走近了，身影清晰了，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。临行时，在奶奶期待的眼神下挥手作别，我心里总会泛起一丝淡淡的惆怅。尽管内心不愿意承认，但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已经成了客人。

如今，奶奶已经被我的父母叔婶们接到城里安度晚年，老家的邻居们也陆续迁居到镇里或者城里。那棵苍老的柿树还矗立在老屋后，树干的褶皱与老屋土墙的裂缝一样深。再也没有鸦鹊栖息于枝头，于是老柿树真的就像一个苍老的老头一样，硬挺着日渐干枯的躯体伫立在田边，盼望着“鸦鹊叫唤客要来”的欢乐时光。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、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

走人户待春桌

□罗晓雨

走人户在四川方言里是串门的意思，吃嘎嘎指吃肉。川西一带的农村有着过年待春桌的习俗。待春桌就是要请吃春酒、吃嘎嘎。记忆中正月里，从初二到十五待春桌的日子被排得满满当当。亲朋好友你来我往，热闹非凡。整个村子沉醉在幸福里。

“初二，早点来哟！”么姑婆常年将待春桌的日子定在初二。舅舅常年将待春桌的日子定在初五。初二这天大清早，妈妈就在门外敲门催促着：“要走人户，搞快起来！”我只好赶紧起床，匆匆吃完早餐，就向亲戚家进发。此时，邻居总会随口一问“走哪儿呀？”“走人户，她么姑婆家。”妈妈回答。

春桌上腊肉、腊排骨、腊香肠、腊猪肝、腊心舌先打底摆上一层。亲朋好友到齐，即可开餐。接下来，热菜陆续登场，先上蒸菜，蒸烧白、夹沙肉或蒸肥肠、蒸排骨、蒸鸭掌。“大家吃起，喝起！”主人忙前忙后张罗。“么儿，吃嘎嘎哟！”主人半蹲在小朋友面前，轻声细语地说，说罢便往小朋友兜里塞上一个小红包。

小朋友们等不到菜上齐就要下桌。三三两两相约，或是去屋里搜糖果或是去乡村小道上奔跑。笑声、打闹声、摔炮声……各种声音交织成了动听的新年音乐会。

第二天，邻居再问“去哪儿呀？”“去哪儿呀？”我抢先妈妈一步回答：“走人户，去吃嘎嘎！”

白火石

□倪洪伟

在我们村子里，李三娃是个不安分的人，偷奸耍滑的。小钱瞧不起，大钱挣不到，整天就想找耙耙钱。承包过小工程，做到半途又垫不起钱，给人家扯皮，最后灰溜溜被撵走了。当过卖石材的串串，凭一张油嘴滑舌拉皮条，吃差价，挣到了点小钱。但不久就惹来一身骚，客人要的石材涨价了，他不信守规矩，耍赖皮不拿给人家，而且还不退定金，结果人家找上门来捶了他一顿。村里人都说李三娃是个“白火石”。李三娃不服气，总想整个名

堂。于是，他在乡场上租了一间屋，搬来一些旧家具摆上，挂了个咨询公司的牌子，自称为老总。每天他都要夹个公文包去上班，像模像样的。村里人喊他李三娃，他会拿脸使色的不高兴。如果有人喊他李总，他会脸上放光，挺直腰杆点个头，算是答应。一个月后，村里人看到李三娃把旧家具搬回了家，乡场上的那间屋也关了门。从此，村里人教育自家娃娃会说：不要学李三娃哈，他是个白火石！

四川话“白火石”就是不中

用，不成器的意思。

半期考试结束后，晓晓的心里七上八下，害怕考砸了挨爸爸卷。成绩单发下来，晓晓一看，数学58分，不及格。遭了！这盘要挨安逸得卷。回到家里，晓晓小心翼翼，做事也勤快，尽量躲着爸爸。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，这天，晓晓爸问：半期考试考了好多勒？晓晓吞吞吐吐，想撒谎又不敢，担心挨揍。只好老老实实把成绩单交给了爸爸。“你读的望天书啊？！简直是个白火石！”晓晓爸把成绩单甩在桌子上，给晓晓雄起。

配吃

□王海云

“没配吃了，再少给我放一点儿！”“今个的配吃没味儿，少加点盐吧！”

你知道“配吃”是指什么吗？配吃，是山西陵川县西河底农村的方言，指的是吃米饭、面条等主食时炒的菜。

从“配吃”一词字面理解，就是搭配着吃的意思，搭配着吃的自然就是指菜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一直在

西河底农村读书和生活，受方言影响很大。记得当年参加中考时，学校统一安排我们住在陵川县城的机关招待所。那时生活条件还很差，饭菜只有简单的一锅面条和一盘混菜。那天中午，我们西河底中学的学生坐在一桌，吃到一半时，桌上的菜没有了，我便朝服务员喊：“没配吃了，上些儿配吃！”服务员一愣，问道：“上什么？”我又

喊：“上配吃！”服务员愣是没听明白！旁边的老师才解释说：“菜不够了，给他们上点菜。”

在我们西河底农村，还把冬天腌的萝卜咸菜叫“咸配吃”。

现在，我家乡的人们依然把菜叫配吃。邻里间吃饭互相串门时，总会问一句：“今个炒的什么好配吃？”主人就会说：“瞎拔拉点土豆和菠菜。”

妈老汉

□陈世渝

有的地方叫爹娘，普通话称爸妈，而重庆人偏要扯兮兮地喊妈老汉。

有一次在外地旅游，听到两个人对话。一个说：“妈老汉岁数大了，陪他们出来耍一哈，不然二回更走不动了。”另一个夸道：“你好有孝心嘞。我妈老汉不爱走。出来散哈心多好噻。”不用问，只要听说“妈老汉”，使人感到黑门亲切，逗晓得他们是川渝人。

刘么妹是妈老汉的心肝宝贝。三十好几岁了，还一天到晚在妈老汉面前耍嘴，尖起声音娇滴滴地一哈儿跟她妈说想吃勒样，一哈儿又喊老汉把那个东西给她拿来。妈老汉听了，心头糯滋滋的，答应得霍霍的，嘴巴都笑咧了。

星期天，我跟老婆说：“今天天气好，我们回去看哈妈老汉嘛。”

午饭后，我和老婆来到超市，称了几斤苹果，买了一包糕

点，提了一件牛奶。我说：“嘿多东西妈老汉都嚼不动，买点是个意思逗行了。”

要出收费处时，老婆突然想起了说：“等一哈，我去给妈选了双袜子。上次回来看到她穿的袜子有点烂了。哦，老汉喜欢喝酒，还要买一瓶好点的酒。”

我笑了，表扬说：“噢，媳妇还有孝心嘞，每回回来都要带点扎包儿，勒下妈老汉又要到处表扬了。”

熬利事

□肖洪江

川北方言熬利事，是说有人坐地起价，仗着自己管事，有技术，故意漫天要价，刁难事主，变相敲诈。比如“切怕是在熬利事，鼓捣要钱哟。”说这话常见于修房立屋、婚礼或救急等场合。

熬利事，在我不少不更事时就遇到了。一天大家正吃午饭，突然传来“王某某跳水库了”的消息，我立即放下饭碗，跟着大人跑到水库边看究竟，人们议论纷纷，原来王某某是因恋爱不顺利寻短见。

事发后，全村人两个多小时也没捞着人，有人建议请“水猫子”捞人，“水猫子”是指有潜水技能的人。“水猫子”姓张，是从外乡请来的，他下水库后足足20多分钟才出水面，换了口气，又一个跟头钻下水去，过了15分钟他上来说：“水太深，天太冷，不好找，我不得行，你们另找人吧。”说着就准备穿衣服。

大家急了，队长说：“再加10元钱。”“水猫子”只顾收拾行头，但动作明显有点慢。这时旁边有个老人给队长悄悄说：“他是

在熬利事，不满足他的要求不得行。”队长直接问“水猫子”要多少钱才得行。“水猫子”比了四个指拇，意思是再加40元。那时我们一个劳动日才二角钱，这钱等于我们一个壮劳力大半年的收入。

我在农村修房子，本来石匠、土匠、木匠全是包工，可是石匠下基石、土匠开工、木匠上正梁都要另外加钱谢祖师，讨吉利。我说不是包干了嘛，他们说不是风俗规矩，不给没法做，钱一给皆大欢喜，这就是熬利事。

特别是结婚的时候，大家都希望婚礼办得喜庆热闹。但有的人熬利事有点过火，在婚礼上想方设法给新郎新娘设置障碍。本来，婚礼上的各种礼仪，双方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就谈妥了，可是新郎到女方家后，却遇到了种种阻碍。厨房熬利事，就要给厨师以及洗碗、洗菜、端菜、倒茶的工作人员发红包送烟酒。新娘家也熬利事，摆架子，弄得新郎很为难，到头来为难的是一对新人。